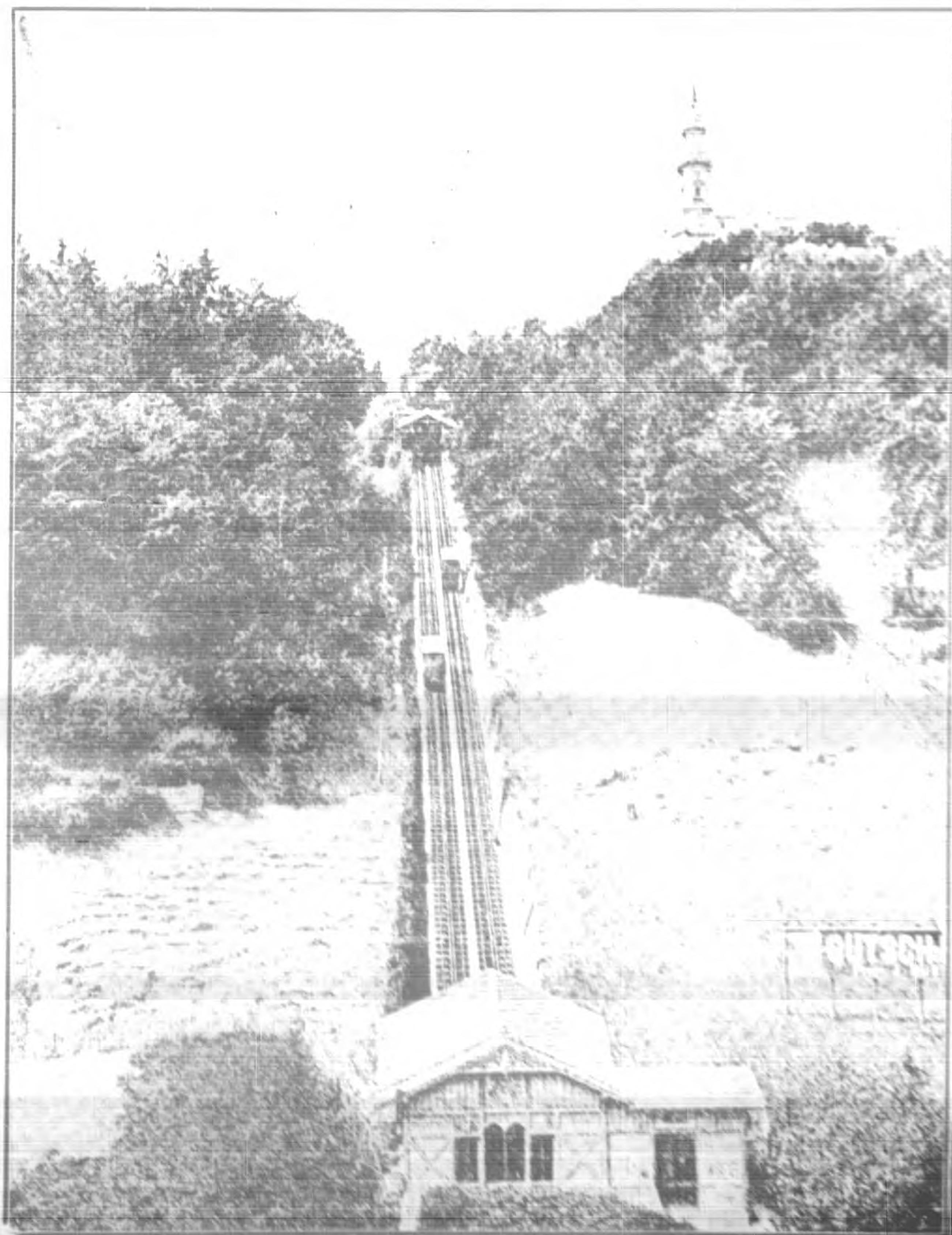


大同書院



瑞士國登國郭齊之鐵道圖

好白相第十期目錄

華魂小傳 ······ 潛廬

護花令尹休寧華魂

看袁世凱做夢

外交家

生死象

丁野鶴先生集

三國志演義

玉魚緣（續）………如湛

黃金美人(續) ······ 剑鹿

驀然見五百年風流冤孽（續）……天風

有情人都成眷屬（續）………

◎二捷小說社特別啟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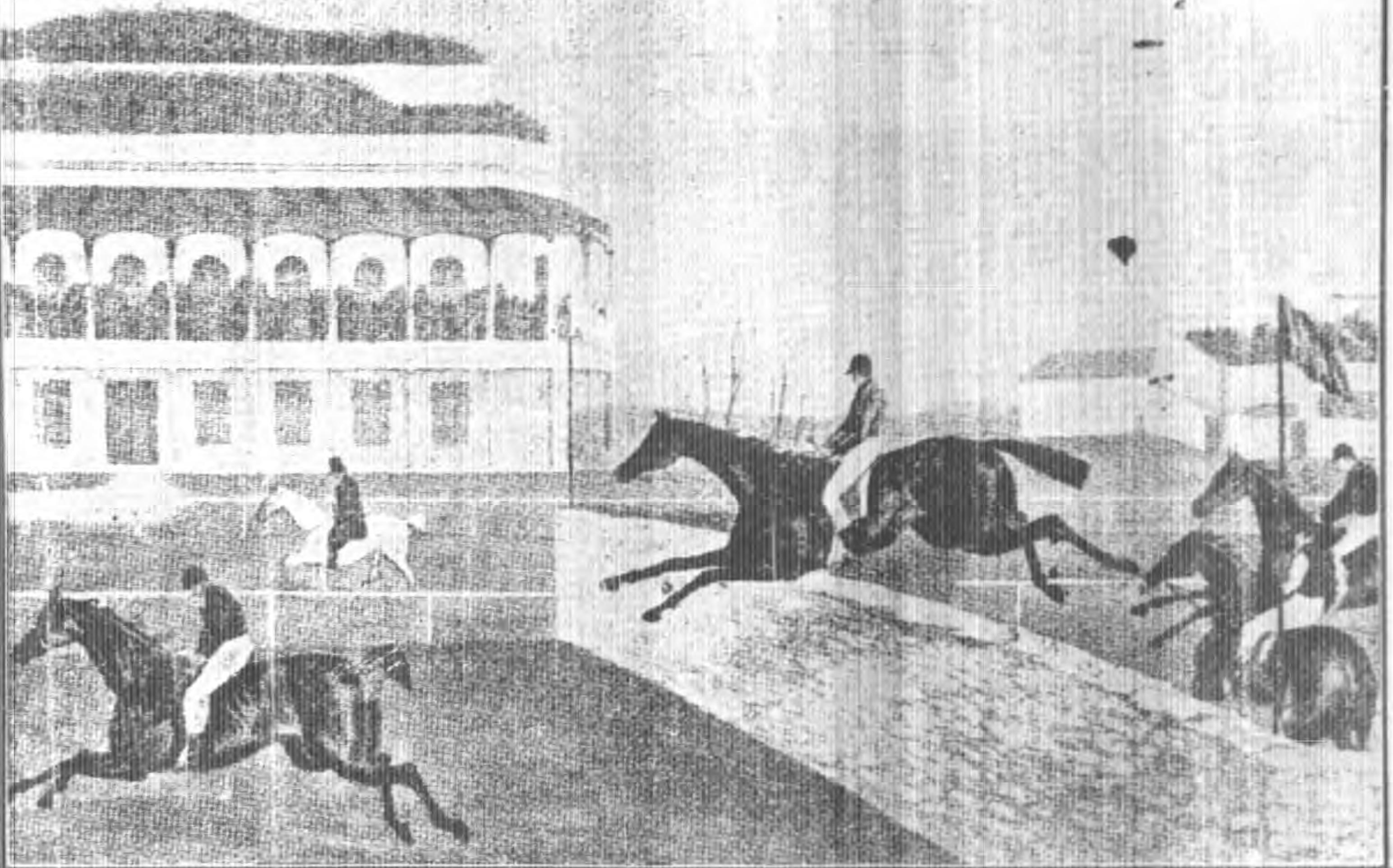
本小說自十期起歸池龍耕漁合辦與新劇小說社脫離關係總批發所設在上海棋盤街藝林書局於至首期至九期所有收付賬目盡歸新劇小說社擔理楚完全責任與本社池龍耕漁無涉特此聲明

◎好白徵文

本社徵文以來屢承同志惠頒佳章絡繹不絕顧不外哀苦言情等小說如有清宮軼事及軍事滑稽警世偵探等作尤爲歡迎一經揭載潤資仍照原價酬贈來稿不登恕不寄還惟長篇成冊者本社代爲收藏以待原著者隨時領取不受酬者請於篇尾注明不受酬三字來稿寄上海益湯新橋泰安里二弄三百七十八號孫君代收轉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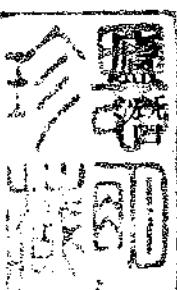
名譽小說家程君華魂小影



利物浦城附近之安述里英國競馬圖

好

華魂小傳



白

第十一期

華魂字光澤。姓程氏。休寧人。系出晉新安太守程靈洗後。故又號曰忠壯血裔。生性倜儻。不拘小節。蚤歲能文。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攻舉子業。外嘗從從父杏園先生習西學。會清廷變制。能憲舉興學堂。華魂首先入那城新安中學。爲邑人倡聲入心。通學無不會。教師中如歙縣許際唐。吳江陳佩忍。甘肅陵魯德諸先生。多賞識之。越五年卒。業獎得歲貢。華魂猶孜孜好學不倦。復投考皖垣官立法政學校別科。專修法律之學。實欲他日爲人民作保障。其志不在利祿也。無何。武昌起義。江浙響應。華魂適先期抱病旋里。遂力疾糾集同志。倡謀獨立。奔走呼號者。決旬。大致郭署就緒。參事機不密。卒爲某二奸商所破壞。華魂知事已不可爲。毅然出走甯波。投効浙甬混成協司令部。其業師陳魯德麾下。任隊官職。時京城猶未下。瀟擬率師北討。痛飲黃龍。一對九世深仇也。未幾。虜帝遜位。五族一家。華魂隨而解甲。徜徉海上。作遨世想。先有同邑某三君。組織學校於滬北。至是力挽華魂。出爲襄助。一切掌教經年。成效卓著。旋因悼亡言歸。息影家庭。杜門不出。生平著作等身。惟小說。

期十第相白好

華魂小傳

二

爲最擅長。新舊戲劇亦有門徑。堂登舞台一現身說法。是華魂裨益於社會教育前途。竟未有艾蹟。民國二年四月。潛廬傳於皖垣旅次。

好

白

相

第

期

嗚呼。綠章。校。奉通。明殿。乞借。春闕。證海棠。斯非。陸游。憐香詩乎。嗚呼。司空見慣。浦間事。斷盡蘇州刺史。陽斯非禹錫。惜玉詩乎。一則憐海棠之嬌。爲求香尉。一則惜韋娘之艷。諷以回頭所設。憐香惜玉者。若在騷壇隊裏。固不乏其人。欲求於宦海波中。則百無一存。蓋墨士之心慈。而仕宦之心險。其心慈者。其愛真。其心險者。其情僞。其眞者。非生而真也。實由磨蝎入命運。厄坎坷。鬱鬱。一腔無從發洩。偶遇解語花。開則視若良友。此其愛所以眞。其僞者。亦非生而僞也。緣心醉黃白。遂失天真。雖紅粉加膝。無非博我興。豪青衣。侑觴。真是鄙艸命賤。此其情所以僞然。愛眞者。天必窮其境。便終志嚴。阿不克遂。設花素願。故儂家門。巷咸爲蠅狗之巢。此情重。青衫所以爲命薄。紅顏放聲。一大哭也。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天下事。臣不能一例而論。若江洲司馬者。非其特徵歟。不圖千載下。復有一護花令尹。與其後先輝映。爲官場。示慕放一線之曙光。拯一羣弱。邀登諸彼岸。閱者不信。請鑒後帙。

小折獄 護花令尹

休寧華魂

白 好 相 第 十 期

令尹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宰某邑有政聲令尹有奇癖善微服夜行獨踽踽于市井中終宵往來毋少倦必探得民隱而後返令尹復操奇術能幻極種假面具如福爾摩斯之變態無窮每出或作少年或作老翁或作大腹賈甚或作乞丐其化少年也則華服甚都翩翩豐度金表鑽戒燦燦閃目望而儼爲紳衿子其化老翁也則鼻架玳瑁鏡口含京七寸偃其背僂其腰舉而端爲市紳又類鄉間之老學究至若化大腹賈化乞丐無一而不酷肖以盡其形容之妙故雖素識者遇之亦弗知其爲堂堂之令尹也及至明日忽喧傳某芙蓉城主客一千某著名博士責五百詰之受科者所由則謂宵來吾室吸者乃一老翁去其家博者乃一少年並無所謂令尹焉以是令尹之奇靡不知令尹之神無不畏偶或市巷發現一少者一老者輒曰是令尹是令尹是令尹之化身風聲喚盡疑晉兵呼令尹之術神矣

一夕新月眉彎碧天如洗萬家燈火照耀某市上作點點金星狀厥景至美時此不惟城中游人如織轔轔途間一盞綠少年口吸派徐脫紙捲髮向後梳狀若海上之巨鯨蹣跚西去意者必謂爲令尹矣曰是誠令尹也

俄令尹至一處竟聲歌耳令我神怡懸懸爲吭蕩人心魄令尹不問以入內忽發一種之怪聲

好 相 白 第 十 期

曰喂喂客來卽有人道令尹至一美麗之室間坐頃煙至頃茗至又頃復有一玉人嫋嫋入歛首默然立令尹前若不勝其羞者令尹目之則一霧鬟雲鬟容華絕代之姝也惟欷淚盈眸歎歎欲下若梨花帶雨若海棠沾霜大有我見猶憐之慨令尹顧顧詫異問之不語侍側之老姬頓怒曰阿英曷爲噤口寒蟬者殆不欲生耶言次咆哮如獅吼而所謂阿英者蓋含悲繼以泣令尹悉其情卽揮老姬出既以柔和之聲謂阿英曰卿母悲有何隱憂請語予予矜憐佯寬維力者雖擲千金弗客也阿英聆言大慟微聲答曰噫先生懷誠感激先生第憐之噫不能爲先生述亦不願爲先生述也先生其怒懷噫嘻誠天地間至可憐至不幸至命薄之女子縱東風有力奈落花飛不起何言竟淚眼對令尹以覩其顏色令尹愀然曰卿姑言之或則固佳否亦不礙卿於萬一庸何傷且言且扶阿英坐側復以首接近阿英之肩曰子知卿不言者蓋恐汝媽聞也茲可矣近隔一肩雖嗚咽亦能清悉其速言之阿英至是無力推委徐曰先生必欲一言卽言之顧言之匪難行之維難此儂所以不願言也今先生實一仁慈長者不妨請略述之

阿儂贛產林姓既無叔伯終鮮兄弟依依承歡膝下者惟誠一人父爲前清某邑宰歷七載告老歸林時方十二齡也父每抱儂加膝上以吻親儂雙頰曰個兒子乃老夫掌上珍異日當選一乘龍

護花令尹

六

好 相 白

期

十

匹。吾兒。嘸。老夫。一。生。乏。精。血。僅。受。見。一。人。安。得。不。選。一。快。婿。作。兒。之。伴。偶。乎。嘸。孰。知。語。未。三。月。父。遂。
卒。吾。母。以。西。山。暮。景。遭。此。不。幸。痛。父。之。必。切。畫。悲。號。懶。天。呼。地。夫。人。生。非。金。石。安。能。久。困。愁。城。儂。
母。悲。極。遂。致。疾。一。旦。沉。病。竟。呼。不。起。未。幾。繼。父。逝。父。耶。母。耶。不。幸。哉。阿。儂。嗟。乎。儂。既。此。不。幸。時。間。中。
得。以。倚。賴。者。惟。一。老。僕。而。已。詎。諒。禪。不。單。行。明。年。僕。復。
儂。追。侍。主。人。於。泉。下。去。一。家。骨。肉。至。此。飄。
零。盪。矣。儂。有。族。叔。曰。卜。仁。者。衣。冠。其。表。蟠。蠻。其。心。時。觀。儂。年。幼。乃。出。其。陰。狠。手。段。願。爲。儂。佐。家。其。實。
陽。乘。公。而。陰。中。他。日。削。月。剝。形。體。其。儂。嗚。呼。以。吾。家。有。此。之。財。產。安。能。墮。其。無。厭。之。欲。始。如。此。未。一。
年。吾。家。財。產。復。盜。叔。仍。不。憚。其。私。願。剝。無。可。制。削。無。可。制。遂。伸。其。最。終。險。遇。之。互。殺。矣。所。謂。最。終。險。
惡。之。戶。壁。者。卽。處。儂。今。日。之。地。位。是。

初。也。駕。言。出。游。以。寫。儂。久。至。一。矮。舍。前。叔。曰。汝。疲。乎。直。憩。此。言。次。驟。入。儂。斯。是。頗。驚。詫。蓋。不。解。叔。
所。以。入。之。究。竟。但。忖。未。已。倏。聞。內。言。曰。二。百。金。乎。三。百。金。安。能。購。此。身。以下。語。細。確。不。可。聞。察。
其。聲。似。阿。叔。益。澁。疑。少。選。一。半。老。丈。夫。出。眇。一。目。狀。甚。奇。特。對。儂。曰。汝。叔。已。去。汝。真。入。吾。室。儂。知。
非。好。消。息。堅。不。入。若。曰。不。入。乎。汝。已。爲。若。叔。賣。却。矣。業。爲。吾。家。人。不。入。行。將。打。獵。唱。先。生。乎。阿。儂。至。
此。遂。入。奸。人。範。圍。如。鳥。入。樊。籠。固。不。得。脫。矣。翌。日。即。携。儂。赴。徵。道。經。樂。邑。僕。逃。奔。市。難。援。承。商。會。某。

好白相

第十期

君斷爲其姐。儂雖不願。然無如之何。比至。仍逼儂作買笑生涯。噫。先生儂以官族閨媛下而爲人歌舞。是胡以對吾父母。是胡以對吾先人。且沉溺個中。幸也。老大嫁作商人婦。不幸而抱恨以終。天儂思至此。故顯甯死而不願。作此無恥事也。噫。先生請觀儂之頸。斑斑成塊者。非烙之証。歟。儂之背纏纏成紋者。非鞭之跡。歟。儂之臂。隆然墳起者。非刃之痕。歟。噫。阿儂不幸矣。至如此慘。蒼天曷其有極。噓。此阿儂一部傷心史。中其百分之一耳。餘則不忍爲先生述。亦知先生不忍聞矣。先生其有法援儂。以手乎。言已嗚咽不成聲。分尹聆竟唏噓起曰。請辭矣。或有法援卿也。未可知。語次勿去。

次晨。突有戎裝者三三盞來。其家捕阿英與其所詣。眇一目者以去。至則。一南面者堂皇高坐。阿英偷視之。卽昨夕與己相握之先生也。不驚駭。絕旋。聞呼眇一目者上。曰。阿英汝何人。曰。義女也。曰。胡稱義女。曰。以三百金購之來者。曰。購來何事。曰。作媳。曰。咄。逼良爲妓。不法已極。例中事。本知事已盡。悉汝無容辯。亦徒然打。打。打。打。煞。此隻賊俄。打罷。上。曰。阿英。曾寄本知事處。當另爲選良匹。汝犯新刑律第二百八十二條。(引誘良家婦女賣姦營利罪)。當處五等有期徒刑。監禁十一月。以儆將來。語竟。遂下獄。而阿英聞宿分尹夫人隔室拜。分父作螟蛉。將親爲之委禽。云。

華魂曰。令尹神矣。阿英幸矣。大千中有此好阿英。而復有此賢分尹。殆蒼蒼憫阿英之苦。而賦以美。

好白相第一十期

譏花令尹

八

境歟。抑乃翁冥中爲之乞援歟。不然胡奇遇若是哉。嗟落花有主。嫣紅無墮地之悲。碧玉登堂。綠競東床之選。賢哉令尹。予當敬之。禮之馨香。頂祝之並願。公鑄巍巍銅肖。於是邑以揚盛德於不朽焉。

是事蓋紀實。與予前著繁華雜誌中之(判得好)同一人。令尹之真姓氏。小說家例不能宣佈。然世不乏明眼人。或能按跡以求。恍然知令尹究爲誰某也。

游 戲 小 說 看袁世凱做夢

(劍塵)

雕龍畫鳳正大光明此何地金鑾殿也殿中端坐一人和氣雍容笑顏可掬見余來盈盈離席而笑曰自高麗一別忽忽至今我老矣閔如之亂子尙憶及否余此時心地雖明猛見及左右兵革森森好不寒怕駭得一句話都說不出口只曉得說是是是余站得玉色爛于透看見上面一個牌位上寫道當今萬歲不覺失笑殿中人卽問道何笑之有余對道因看見萬歲差一點不成萬歲所以好笑殿中人謝道我和卿是文學老手所以電召來京今不是卿看出我是却未留心總以爲是一個萬歲牌子就算了那知萬歲差一點不變成九千歲嗚時左右侍者亦相顧大笑殿中人卽叫左右將牌子拿來殿中人自己在萬歲的歲字上加上兩點余不解卽問故殿中人說道一點是補正缺一點是預備第二任候補余聽了不禁哈哈的一聲笑起來左右卽忙余拖住喝道金鑾殿上由得你們平民笑嗎看刀余一駭打開眼睛手上拿一本新出現的世凱已墮床下纔知是夢卽下床將書拾起來可惜把封面上世凱三個字弄得糊塗只聽見旁茶房插嘴道可惜五角

看袁世凱做夢

十

錢丟下了水。諸君你道這個做夢的是什麼人？可憐是與在下同客棧裏住的一個老先生。這個先生學問是很好的。因為老了，後代不中用，所以吃苦。但他最佩服袁大總統爲人，無論吃飯喝茶，莫不道好。袁大總統他不時對人說他二十年前與袁大總統同過事，因爲他說得這大的話，人家都不相信。所以大家都叫他做個瘋子。這日聽見外面出了一部袁世凱的書，他可憐居然典當一件棉袄去買一本。袁世凱看那知看得半夜自己在床上大叫起來，叫道：我要與諸君告辭，現在袁大總統已有電來召我進京，說要我去改組共和政體，少陪少陪我去了。余（記者）由夢中被他喚醒，聽他這一番大言，大大的話，到不由我不笑。次日問其原因，乃將所夢告人。余因無聊筆爲遊戲事，本虛空不料。下午那個做夢的老師兒居然付清房飯費，挑了一肩行李，不知走得那裏做官去了。真是一場笑話，哈哈。

（完）

期第十一

外 交 家

小説劇

（天眞）

而團團髮斑斑，鼻架大方之鏡口裁桺風之筆，焉坐堂皇一呼而百諦者，非清季之紅人集乎？」

一望而知其宦囊充足富貴而歸故鄉者也。

好白相

顧翁之所以紅者無他惟其手段靈活故闇侃侃對上向之客也。肩誦笑雖執鞭吾亦從之者辦外交之活用也。是國言卽足以抉其官運寧通之原因於是外人交稱之曰善政府諸公益掀髯而喜曰某君能某某能某某實辦理外交之能手也。外交大家之讚譽遂雀起而翁紅矣。

故翁之所以致此外交二字賦之耳然則翁固善外交而太太小姐之外交手段尤什倍于翁于是紹大人而給以綠頭巾翁覺點綴其威儀而增其官運矣。

翁固無子而益遺嫡太太嫡太太多而稱乾爹者亦隨之而多且翁膝下僅一掌珠而若明若昧或隱或現又真又假似子非子似嫡非嫡者可謂桌焉。一日翁方請客燈燭輝煌飛觴醉月正在賓朋滿座之際忽聽撲簌之聲問之則曰賊賊已就獲矣蓋某狡僕興鄰公子素有嫌隙是日適見其方上閨樓邊挾以報之孰知翁固識之而承認其自由行動者也祇以賓朋在座不使用情只得假擰醉眼叱曰打打報警報警遂將愛情之賊送將官裏去。

誰知如花似玉之掌上明珠耳聽得一聲去也早已魂銷以爲從此桃源無期問儂亦不復爲今世人矣一般太太更慮翁之懲一以儆百乃然恩之而交誼煞老爺矣翁無柰遂斥僕而恢復鄰公

外交家

十一

子之名譽。旋竟以太太之要求。倩媒妁而正式承認其爲婿焉。親迎之日。翁含笑撫公子之額曰。佳婿。佳婿。愛婿。愛婿。如此好郎君。休怪吾女愛吾妻。愛以及吾諸位姨太太。都喜歡。卽我老夫。也恨不得立變而爲汝岳母。以輸我說不出的許多愛情也。嗚呼。昔爲掌中賊。今爲東牀婿。閭家外交。手段之靈。敏吾子。是嘆觀止矣。無以名之。名之曰外交家。

好白相十期

小愛情

生死緣

(公天)

大竹有謝娟娟者。敏慧過人。七歲即好翰墨。喜詩詞。於書摹松。於詩學梅村。雖未能逮。亦可謂有志者矣。常從其親母王夫人學夫人長子。曰懷曾。字魯之。年十七。舉於鄉。王夫人常語之曰。吾兒文采風流冠絕。一時我欲爲汝娶婦。惟難其選。汝自擇之可也。

魯之聞母命。大喜曰。如此風願。可遂矣。當娟娟讀書。王夫人家。年纔十五。與魯之恒聚一處。並坐花前。偕行月下。談文論詩。笑容自若。夫天下之至驩。天下之至愛。無逾於此。也是時兩人相約。將來結爲夫婦。天可倒。海可乾。此盟終不可背也。至斯魯之以實告其母。曰。母命兒自擇兒婦。兒再三度想。

好白相

第十期

卒難得人。惟謝娟娟天資明敏，性情溫柔，兼之久承母教，婦道全備。若娶爲兒婦，必能宜我家人也。王夫人曰：我心中亦以爲莫斯女若也。遂走告謝太公。謝夫人而謝太公。謝夫人亦雅重魯之恒謂其爲今之千里駒也。及聞王夫人言，二人俱起言曰：令郎美才，小女得侍巾幘，何幸！但之於時擇定日期行結婚禮。是日禮儀既備，嘉賓填門。即夜兩人歸室，聯吟定情詩一首，詩云：

名花含笑又含羞（魯之）却對春風情意投。郎與妾緣永不斷。（娟娟）年年相伴，紅溫柔（魯之）

自是之後，二人情好益篤，而娟娟又嘗作嘲郎曲云：

五月送郎去，十月寄郎衣。誰知菊花節，忽然見郎歸。郎去身抖擻，駿馬如龍走。郎歸何褊促，毛長馬如狗。對郎不敢笑，亦復不敢愁。愁時恐郎憐，笑又恐郎羞。郎羞猶自可，郎憐心如火。作氣強不饑，瘦郎如瘦我。憶昔妾十六，吹簫雙處紅。妾騎白毛鳳，郎騎紫鱗龍。郎才敵鸕鷀，妾面比芙蓉。啞唧唧夜如蟲，相期十年內許諾。妾紫鱗封，今妾二十六。雙鬢已飛蓬，問郎何所贈。贈妾剪絨絨紅花。

何彩剪出人爭買，山蘭空自香寂寞。知誰採？

真情韻事，俱於此詩見之。後八年，魯之舉順天試，以前精道光壬午年教習期滿，出宏縣而娟娟以

生死緣

十四

助夫料理事務勤勞太過得疾死於其年八月魯之哀憇成疾遂於次年三月而卒嗚呼若魯之興娟娟者可謂生死緣矣

好白相

社會小說打野鷺

(一鳴)

第十期

金風送爽玉露延秋荷花大少既辦辦以飄零拆白黨魁亦片片而錯落而每晚八九点钟時福州路口南京路前一般買大夫人物猶復興高采烈者豈以家禽風味不敵野禽之滋且厚乎

還靴得得月貌翩翩猶搖於馬路之旁閃爍於電燈之下遠而矚之恍若天仙近而親之疑爲妖魅

而回眸一笑勾去幾許游魂舉手半招真是三生艷福行行重行行貴州路至矣

魚鱗乍啓雕櫳初臨而姊妹花似紅倚綠目注神凝前後而後擁者一若牡丹雖好須仗綠葉扶持乃甲乙二人尾隨其後既入迷魂之陣搖搖兮心旌無主竄竄兮足音頻追既過其門又安得不入

其室

獅犬一聲驚回客夢(該寓有犬兩頭遇生客至則吠之)經七十鳥多方呵護暗得金拾級更

好 相 白 第 第 十 期

上層禮然而已。虛驚餽受矣。香茶細品。瓜瓞輕拈。叩其名。則曰蘭仙。問其里。則曰上海。詢其年。則曰二八。慢身而坐。儼如小鳥依人。而拾玉郎。若愈覺愛憐。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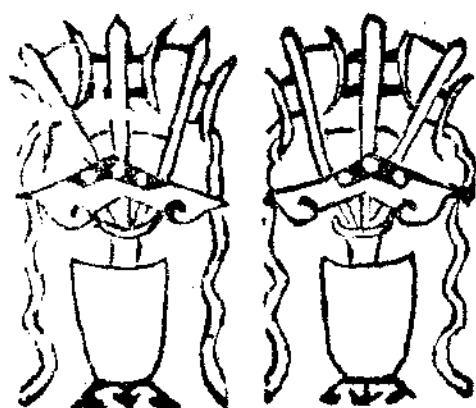
花辰月夕來去。頻煩迷湯灌足。雅片燒枯。情愈引而愈長。夢愈催而愈短。投桃報李已非。一朝而花間風雨。嫉妬有人。忽以毒蛇細故。遠來白眼相窺。焚紙錄於銀燈。未免大殺風景。

巨賈老鷹。臃腫痴腮。銅臭氣薰。令人望之。卻步而多情子。猶看其搖錢樹之顏面。不欲少拂其意。

久之肆無忌憚。竟使問津者。坐於黑闇地獄。而甲乙一人。聞之殊覺難受。從此不復再入天台矣。

報 十 第 一 相 白 好

打 野 鷄



十六

好自相紹第十一期

小説情

玉魚緣

(續)

如淮

第十六章 紿院 逼娼

禪院。凄清殘陽。深淵。旅艤。心傷秀娟。自老尼去後。似無兒之歸。氣母枕頭。思珠淚奪眶。出。勉起。撐坐。倚案頭。織機。吟詩。以排愁悶。忽鐘聲不絕。聲絕。而。又到。萬念消除。悄然萬臥。星眸。尙。知覺。尙。未盡滅。自謂人生有死。若殘紅落墮。爲風雨送終。卽。痛悔。洋鷗人。踐踏而不復。自憤神。患惄恍。於迷離之際。見林敏對立。樹前。則精神大振。且忘其離散之苦。況向。微微笑。欲語。不語。者再始。偷。而。言。曰。敏哥。汝。何。遠。避。而。不。近。前。耶。居。妹。語。汝。顧。此。語。須。與。哥哥。枕畔。告。之。他。人。不。可。聞。也。復。曰。吾。親。愛。之。哥哥。乎。汝。手。來。妹。將。爲。汝。握手。汝。吻。來。妹。將。爲。汝。接。吻。吾。兩人。之。至。愛。鴉鵝。殊。同。非。一。朝。何。客。來。與。妹。一。談。耶。言。時。伸。其。手。而。促。鍛。生。衣。覺。敏。生。方。欲。退。而。方。襟。已。爲。秀。娟。所。得。強。拽。之。坐。己。榻。忽。聞。呼。姑娘。睡。殆。夢。魘。歎。眼。視。之。非。敏。生。實。小。尼。也。急。釋。手。慚。愧。難。容。思。慕。與。望。之。心。埋。塞。愈。固。厥。病。亦。奄。奄。復。起。菴。隣。右。有。老。嫗。時。來。叩。殿。拈。香。誦。佛。久。之。與。秀。娟。漸。

五魚緣

十八

稔以家常瑣屑事時時談話。老嫗殷殷有憐惜意露於言語與眉色之間。秀娟雖歷經苦難究屬年少女流而人心險詐世道崎嶇未能熟悉胸中。一日隣嫗含笑進曰姑娘無恙乎何日來玉容之消瘦如是耶。秀娟曰余之夙疾與嫗媽伴侶多日漸覺輕鬆。晚日達未眠今覺筋骨中常昏聳。嫗曰然則盍擁衾睡。秀娟曰不必。老嫗何人姓俞專事誘惑是間婦女爲渠衣食之所。自出鼓其如簧之舌施其伎倆冀有所利益。老尼自朝山去後。嫗卽垂涎初秀姑頗心厭之而未便擯斥。女兒溫柔成性。往往如此。此所以易受人給。嫗笑容可掬曰姑娘頗若有不豫色。然嫗雖老大慈悲苟有憂鬱結於懷則衛生有礙且恐舊疾又增不如傾吐。老嫗願濟人之急。惟力是視。女郎默然不語久之久之嫗曰予試猜之可乎。秀娟微點其首。嫗曰林郎別後天南地北勞燕分飛。益馳往鑑湖邀林郎來此俟姑病愈。伴返故鄉。秀娟然其說。遂修書付老嫗囑其遣人持往。越旬日。嫗來謂林郎已往維揚爲某學校教員。今老身適有舍親之召。欲赴揚州。苦無伴侶可同往。一探林郎消息焉知不獲。秀娟沉思半晌。念郎日夜焦心。思得嫗俱。雖路遠千里。有獲花鈴在。決不致有他變。蓋未知老嫗之狡計。但聞老嫗之甘言。識老嫗是隣舍而已。聽其言須觀其行。在昔已然。何况今日。秀娟暗於世故。遂致投入羅網而不自知。可憐哉秀娟也。一帆風順影落清波。行程甫近已過維揚。嫗偕之暫棲旅舍。風

好 相 白 第 十 期

塵僕僕。嬌軀已倦怠不堪矣。嫗曰：「今已天色既晚，姑娘安度一宵。明日當為姑娘尋得某學校俾與林郎相見。」如何秀娟曰：「謝嫗媽惠不淺哉。晨起，偷嫗櫛盥畢，乃告秀娟曰：『姑娘且坐室中，吾尋至。』忽自去。秀娟心竊喜，在旅館中笑逐顏開，以爲不久便與郎握手。話憮其然，豈其然乎？良久，老嫗亟奔入，汗涔涔氣喘喘，僞爲憂悶態。秀不解，何故豈被郎所逐乎？抑別有不測乎？急起追問老嫗，不答。此時幾驚破秀娟芳魂。一個悶葫蘆，疑團七上八落，要之奸人多詐，不如是不足以取信秀娟之驚愕。正老嫗施展伎倆之時，秀娟又焉知老嫗？徐言曰：「頃者吾往學校，據閻人云於上月已往滬江歸期未定。吾得此耗，旋歸以告姑娘事，且奈何如？」欲呼林郎，便須片帆重掛跋涉艱難。姑娘不勝其苦。老嫗亦不敢効力矣。其實不然。老嫗早料着秀娟之心，所以如此。欲使水盪山窮之際，迫之遂入青樓。然後其計得售。我囊橐秀娟聞言，左支右紓，無以爲設。惟曰：「嘆緣慳從此一番苦楚，仍未面郎，是爲枉自勞心者。由揚覆馳，恐老嫗不願。計無所出，付之啜泣。老嫗僞現憐惜之意，曰：『姑娘真大緣慳。余既伴姑娘來此，不遇率送返家，但赴家較之。』赴滬更遠，道余探得戚鄰，或再伴姑娘至滬，藉得一領春申繁華，計亦良得。行蹤更僕一程，再程漸漸將秀娟輸送入森羅殿裏，貞靜幽嫗之性傾城傾國。之花悲哉，悲哉！火炕豈有此輩？秀娟自抵滬，遂爲老嫗所掠賣。黃白紫榮充囊。

五 魚 緣

二十

好自相

第十期

而去秀娟至此始恍然誤翻然悔從噬臍已無及矣。閱者至此勿責秀娟之痴心而故遭此厄運。秀娟實欲晤林敏後往往尋母下落其一種純孝之天性豈尋常所能窺測其萬一哉。無如天厄其境前荆後棘屢迫其危難困苦之鄉一若不爲此不足以成其真孝之完人爲女界開千古之特色也。然而苦矣秀娟被老嫗綯院時初疑爲彼之戚舍頗形羞澀繼始知爲青樓地穢。憶與諸恨交加戚思自殉以了餘生乃撫母司奉見慣早屬親生之老二姐防謬於後嘆乎以落落貞操之女郎側身於舞闌卑鄙之妓院粉白黛綠羣雌剽弱爭妍戲如春鶯不能參其一日之安耶。愁腸百轉年月已姦捨母遺烏師教以歌曲秀雖勉從其命而於詞曲一道在當時樂於研究尙得藉此爲排愁歲月未盈一月所唱之二簧青衣腔調輕圓歌喉清脆頗得撫母之歡心繼導以送舊迎新諸媚術應來賓抑思秀娟其人豈甘操此無恥之業而屈於院客乎誓死不從其教而已。鵝母始伸惄懨纏用毒剝終遺諸姬以甜言蜜語殷殷譬解老二姐竟爾言曰姊姊既入教坊阿母已費去數百金從與不從非自所主與其强迫而行何如勉遵母意况我院往來之客非墜鞭公子即走馬王孫姊姊或遇如意郎君亦可脫籍去至於留髡櫛櫳諸事仍由姊權自據祇邀得我母寵決不強姊爲之也姊亦讀書明理之女士但知守經不知達權何膠柱鼓瑟乃爾秀娟經此一瞬。

好相白

激勸方寸微有所感悟。憶舊菴時曾得老尼之偈。謂禪難中始得骨肉團圓。或林郎可邂逅於此數。
抑老母之行蹤。可得消息於院客乎。踟躕半晌。轉悲爲歡。點首似肯。撓母遂現出一種嬌皮笑臉之
態。嬌嫋來前。謂秀姑曰。我院內諸姬無一如好女兒之賦媚。聰明今能體貼。同娘意。箇心接客。則我
院之香葉可望其起色。阿媽其幸福不淺矣。後日當爲好女兒製縫綺購金鎖物。色多情郎君爲好
女兒之伴偶。現阿媽之東床。一舉兩得。則福來之艷福。惟好女兒能終身享受。這天子嬌娘。無邀於
此。秀姑終是毓秀花月巧語。心旌搖搖。遂安於此間。爲採鳥母跡。冀得門書。希念而徵歌侑酒。之
場。無日不有秀姑之蹤跡。則譽鵠起名噪一時矣。

第十章 應徵 認女

渝光平康身世。感嘆強忍。度有光秀姑在此。妓院老撾非常優。以其名。召入。小音(以下之記
述。仍用秀姑兩字。余欲重其名。而敬其人也)。院中諸姊妹。均不若秀姑名譽之甚。貴蓋秀之面貌。
本是嬌嫋絕倫。而性情又殊俗例。不若諸妓。塗脂抹粉。只喜長裙窄袖。單履雜冠。絕肖西洋美女。雖
已墮入烟花。不能謝紀徵召。然守身如玉。見人輒落落寡言笑。每流覽唐詩。紀用謂薛以院妓無
棱。畫之號。深竊恨之。及誦其枝。迎南北鳥。叶送狂來風。乍始嘵效。女爲階院楊柳。或左或右。隨風。

五魚緣

二十一

好白相第十期

所向無怪。醉瀛薄視之也。雖然側身教。有甘心為之者。但不得已為之。不如欲因噎廢食。是火炕中無青蓮矣。余他日安能於林郎前表我白圭無玷之名。譽乎。思至此而淚如泉湧不禁。又嘆身世之凋零。消盡畫眉之幸福。然訓誓昭言就仕耳寧。林郎負我。余不能有負林郎。嘗對撫母言曰。侍筵侑酒唱曲奏絃。以從姪命。余亦不敢違。若娶接客當由余選擇。方可以身許之。若用強硬手段。余抵死不由撫母愛。他才色出衆富貴賓客往來。妝閣爲山陰道上應接不暇。遂不強其爲之。故秀娟自懸脣以來。雖操此賤業。而尚得自由其志。不致十分苦楚。其時狼匪戰。遠尚未肅。清而夷場十里。風鶴無驚。笙歌依舊。爲貪官污吏之逍遙窟也。一日有外國陸軍學校之畢業生受中將銜。得上籠。爲某地之口口口。性喜漁色。平日克朴軍。飽入私囊。聞得秀娟之名。學了前日綠營之舊規。携帶巨資。冶遊該院。和酒連天。百金犒賞。這秀娟踏起風琴唱歌。恍耳不覺魄散魂飛。垂涎急思。指老撫央告秀娟。謂遇此貴客。爲當今重要人物。又是年少翩翩好女兒。莫錯過此一段美滿姻緣。秀娟佯笑而言曰。余進院以來。不曾留客一宿。今日媼媼何如此。遷就蓋余之用意較高。一層媼媼欲發大財。須慢慢看。手彼括下來。軍糧之錢。我等可施其鬼魅之伎倆。而劫取之。貨悖而入。易悖而出。理所固宜。至於要。余薦枕席於卑鄙。醒寢之走狗。寧爲玉萍。庶爲毛全。老鳥勿加。少鳥勿加。

行果然彼僉時時報効以爲金錢之屬力何事不能達到其目的。出萬目越一日卒不得親秀之肌膚。彼僉亦漸心灰不至該院然已耗此游費不鮮矣。

志漢之父顧警鐸者（前略其名今補叙之）自胡督卸職後目覩時局日非政治紊亂遂往來於滬甯諸地爲閑散國民應時而展故同志之與往來者仍絡不絕咸欽其老成練達諳於世故有鋒芒。爭露者無不盡受其降鎔而折服之旋應同志之請擬赴某處組織機關遂錢延於招商館開說一個院裏有一位天仙美人歌曲精名叫賽小青那一班大員都往來徵召警鐸急欲瞻仰其丰采紅箋飛去翠袖旋來聽唱李陵碑一劇悱惻纏綿聲淚俱下迨問及家世知係出同鄉而其姓名秀娟亦不欲輕露其真相以玷韋氏之名門也乃注視顧面似曾相識惟顏蒼鬚曰十年前之偶遇一時何從記憶警鐸亦愛其小鳥依人頗深憐惜從此牧閣往來時時顧問雖無銷魂之思想腦中有特別之激刺一日秀娟午餽移晝長無事坐弄風琴默思余在此院已有數月原欲訪老母林郎實跡之所在今遇同鄉顧老何妨隱約細探或可得一綴之消息時乎時乎青春不再余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忽侍兒報客至轉瞬已掀簾進房秀娟只自弄琴也不起身凡人有非常感觸之心事耳目

玉魚緣

二十四

期第十一相自好

亦無所作用。此情理之常也。警鐸毫不介意。遂嬉笑言曰：「奇哉！此風琴之聲何變態如是之速也？」先時思念紓回。乃多情之淑女。繼則聲情激楚。爲痛哭之唐衢。汝殆有天涯論落之感乎？秀娟如電被觸。舉頭一視。知是顧老。乃合去風琴。笑言相待。謂警鐸曰：「先生何日起？」警鐸長嘆一聲。徐徐答曰：「今由某處來。知機關已。看光洩漏。被捕者有十餘人。予幸前日不行。否則。即遭若輩之惡。從此予思返故鄉。躬耕隱處。不復問及國家事矣。」秀娟聞起故鄉二字。眼眶如含秋水。卽以巾掩之。警鐸乃力究其家世。秀娟始吐其名姓里居。警鐸默然曰：「南村先生。殆汝之父耶？」汝在流落此坊也。（秀娟父名至此爲警鐸口中說出）秀娟然後將出外。始末情由。歷歷細述。警鐸見其膽大節而不可奪。不僅無忝免人。且不愧爲女界中之特色。曩時老夫交際間。以汝父一員。挑動數年。死生離或死別。家散風流。今始如涸跡。烟花金錢。難忘故友之情。不忍膜然。空禱當出汝母死期。但不知身價。若干。顧搗一秀娟爲錢襪子。固請不允。再三請始允於五千金。脫籍當時。以四千金得之。數月已茲。默計。纏頭所入。已在二千外。而搗猶以爲未足。必欲磨爲奇貨。秀娟見此。不許。倒警鐸懷。啜泣涕泣。警鐸勸慰之曰：「小姐。子少安無。余當給以千金。若不允。余欲以逼良爲媚。豈無新署老撾。知事難。物不得已。諾之。遂即日遣至顧寓。秀娟乃將所有。整裝。謝。歸。送。至。南。門。而。去。

期十 第相好

又無弱息。況志漢常常外出作王粲之遠游。自得秀娟親熱較逾已出。愛惜愈深。故嘉其志。認爲義女焉。旋爲之擇郎。待字女轍。阻梗。顧婦有時戲問秀娟曰。敏哥已去不復再來。屢函達伊家。又無覆字。兒執性不嫁。豈欲以了角終乎。痴心女子負心漢似。辜負老娘一片婆心。秀娟嫣然曰。兒非不願嫁也。顧終身大事。不慎於初鮮。克善其終者。兒聞人多矣。有財者無眞情。有眞情者偏又無財。兒欲求兩全者。卒不可得。是以不願嫁耳。婦大悅曰。實獲我心。從此安於顧室。而時仍繁回於老母林郎。身前背兩老。飲淚偷彈。暇時擘箋吟詩。以消愁恨。曾記其有詩曰。開到酴醿臥綠蕪。陰簾外兩模糊。有來緇思知多少。又向東風聽鶯鵠。垂楊岸上綠絲齊。王謝堂前燕落泥。悄倚薰籠思往事。冷香和夢兩淒淒。又記其古體句云。宵深妝閣涼風摧。綉幃殊箔無人攬。衣解帶止徘徊。惟聞寒蟲四壁秋聲急。悽情不奈秋心灰。沒奈何。願從夢裏勸君杯。關山有夢飛不到。芙蓉落盡郎歸來。該詩適爲警諭覽及。玩其意。知其有感慨悽涼之態。倘鬱鬱深閨。致疾病。乃送入女學校。以遂其好學之思。且籍校友爲之伴。遣庶幾稍解其愁懷。其體貼秀女之心。較之親父更勝一籌矣。(未完)

報十 第相白好

玉魚緣



三十六

期十 第相白好



小俠情

黃金美人

(續)

(劍鹿譯述)

第二章 情敵

當俾贊爾處小學時以安娜性情和溫可親而安娜亦以俾贊爾精幹誠實而器重之兩小無猜相交遂篤及後安娜與母同居倫敦二人始不復面然各互相眺念惟無一次通函慰問乃安娜自居巴黎某日方讀日報忽見上載(本報主任俾贊爾啓事)心大感觸雖時與俾贊爾遠而已近十載而胸中則無一刻稍忘間且念其家貧自父歿後不知若何故自覩啟事胸若甚慰以爲俾贊爾君固在斯耶遂思往會以訴閑別情忽轉念曰天下同名同姓之人甚夥此舉得不孟浪且安知報上之俾贊爾卽昔日校中之俾贊爾念至此遂盡息其初念乃某日夕安娜方與埃利倍伯入跳舞會正勝鬱際忽見西側牖一美少年口卸重裝雙目如電光閃閃不已時方手持鉛筆向日記簿取書蓋評孰人數之優劣也安娜卽俯首默思以爲儂前不與斯少年正會一面乎思良久始悟曰噫彼非俾贊爾君乎兩目遂直注少年而且覺愈省愈似因低告之父埃利倍伯聞語卽架老花鏡探

黃金美人

二十八

第十章 相好自白

視而彼少年若已會意雙目視線亦回照安娜面安娜反懼羞亟掉首他顧移時跳舞會閉幕安娜乃隨父駕車歸然回視少年則似隱約猶注視已身而彼少年非他果係日報中啟事者及安娜日夕所念之俾贊爾也當時俾贊爾自觀安娜胸中亦覺幼時之良友名安娜者得非即彼耶不意數載未面而美人已亭亭玉立嬌媚如此然猶恐錯認故二人雖注視良久均未一語而別安娜既回邸反覆思索少年形狀愈覺其一舉一動並似俾贊爾君遂決意次日下午往新聞館訪之不意次日埃利倍伯又攜之來原賞雪景遂不果唯時天雪已霽陰雲四散微目光一輪射地上作淡金色而林端及高塔尖之積雪映日生輝飛鳥數頭往來和鳴不已時安娜方眺望間忽聞有聲呼曰前非埃利倍伯老伯乎敢聞老伯來巴黎已幾何日矣安娜急回視不禁大喜蓋呼者卽屬似是似非之少年也胸中遂恍知其爲誰因呼曰來者非俾贊爾先生乎遠面數載矣俾贊爾曰誠然顧余深祝安娜妹之玉體無恙安娜曰謝君之祝願姣聲的的直奪俾贊爾全身之靈魄况俾贊爾前覩安娜正如一朵出水芙蓉已早欽倒不已乎斯時埃利倍伯亦曰賢姐頃在巴黎作何事老夫居此實已良久且語且以手抽鬚且取火熱茶徐徐啜吸俾贊爾嘆曰姑居此並許久矣現任某報之主任埃利倍伯默然領首時已傍晚寒風吹來括面如刀安娜已不能言因言父請俾贊爾同往家

第十 銘 相 白 婦

中父然之三人乃緩步而行未幾已抵巴城街。埃利倍伯邸爲一千二百十五號。外圍鐵欄內脩地一方。雜栽花木。蘿樹間一隅則平以草氈織草上置有石櫈。石卓等物。中爲沙道。由道入得屋。一進隔爲三。中爲會客廳。右爲閱書室。室有五彩玻璃窗。啟窗適當。鐵門內之草地。春夏二季百花盛放。香流一室。景致頗爲幽雅。左則餐室。在焉。復進入甬道。即爲內室隔而二。一爲埃利倍伯所寢。一則備爲客寢者。安娜則寢於樓。一傭名。與者伴之。樓旁巴城街。如依窗望下。則几街中之車馬行人。均歷歷在目。中斯時。俾贊爾則坐于右間。書室內。與埃利倍伯互談。勃林頓村之瑣事。移時。安娜亦已更衣畢。而入雙眸。皓頻注。俾贊爾身蓋安娜年方及笄。情竇初開。其一縷含葩之愛情。正未附于人身。今觀俾贊爾。乃一翩翩之美少年。且素稔其性情。遂測施愛力。縛之而俾贊爾覩此絕世之美。人亦極慕之。於是二人相交日密。如乳投水。大生愛力之作用。埃利倍伯則以無子爲憾。俾贊爾少年英輝。亦深愛之。惟不料其女之興生情也。自俾贊爾。遂日得親安娜。安娜又善音樂。每當俾贊爾前奏歌曲。媚之俾贊爾則引聲和之。樂怡如也。一日。俾贊爾訪安娜。入室猶未見之。心大奇。忽聞埃利倍伯曰。今日不幸。汝妹忽患風寒。臥榻不起。且語。且導之登樓。俾贊爾聞語。即登。安娜室。室中脩致極精美。鐵床面窗而設。旁置西班牙式之几椅。左爲梳裝台。鏡光與日光相映。奪。

黃金美人

三十

第十章 第一百一十五

人雙目臨窗，則置一長卓，蓋即安娜之寫字台。壁懸各名人之畫像，近櫈則懸一大寫生照。乃安娜慈母之遺影也。寫字台上之花瓶內，且插鮮花一束，紅綠相映，微風一動，芬芳滿室。斯時安娜方散其黃金之髮服，絳色睡衣，支頤而臥，兩頰丰肉，微覺已被病魔，削去幾許。然對彼全白色之帳幔，愈覺顯其閉月羞花，嬌艷萬狀。雖又那錦綉之衾褥，亦不敵其美也。時覩俾贊爾入，頗局促不安。方欲抽身起坐，俾贊爾即止之曰：「姑勿急！」語畢，躋趨榻前，緊握其玉手，憐軒之態溢于眉表，並低聲唱歌一闋，以娛之。移時，復玉花瓶折其極艷美者一朵，親插安娜之胸前。繼復仰首禱曰：「求上帝愛憐吾妹，余求上帝即賜她慈福。」然安娜笑曰：「謝謹先生愛我，惟斯時窗外巴城街之車馬聲已遂漸嘲雜，蓋時已七時許。八月間之天氣，已將入裏，而對街七層樓上之電燈，亦盡放光。」俾贊爾乃辭歸新聞館。自是俾贊爾每日編輯，畢必趨訪安娜，病與侍候旁不去。安娜大歎而胸中一縷芳情亦以此益縛。俾贊爾身牢不可解，逾數日，病已全愈。俾贊爾復與之駕車遊郊外，吸收新鮮空氣。一日時已初春，安娜方晨起，依窗次坐，忽瞞興持一函，入急折視，蓋俾贊爾所寄者書略云：

我摯愛之安娜，女鑒自覩芙蓉花而不禁顰倒。吾懷即吾一縷芳情，亦竟以爲自除。愛我父母之外，無一人能出。妹右想，妹之愛我，亦必如此。惟吾願妹施吾之愛情，一生不移。之他，未悉妹肯許。

期十 第相白好

我否。

並約下午會與梅麗公園下注俾贊爾沐手上安娜讀竟覺書中詞句已明顯求婚之意與是俯首默思良久胸中似懸小鹿凸凹上下至下午時乃全身自由力已不知覺直抵公園至則俾贊爾已引頭盼望多時二人遂訂婚焉即首章書所說者不意彼二人愛情正交涉點之際而次日俾贊爾即以母疾忽忽去巴黎安娜大勿樂回家後興致鬱鬱隨同依藤梯上勿聲亦勿語少頃見父歸安娜亦祇請午安後登樓默坐餐畢亦如故埃利倍伯固未知女念俾贊爾安娜亦勿願父知知蓋父醉心貴族中人使云已與俾贊爾訂約必遭大阻力不若休圖以俟機會為佳惟以父素愛已且母臨歿正墮之父允與已有自由力故心亦自信其事能收成效也是日晚餐時埃利倍伯笑顧安娜曰愛兒乎今日俾贊爾先生正來否安娜曰先生以母疾歸已與今日十時半往物休頓柯去語畢面頰現勿樂態埃利倍伯曰然則兒盍與余往赴勃勒爾男爵之跳舞會安娜雖勿願顧不欲違父意遂允往至則賓客滿座羣覩安娜面頰之爲天仙玉人男爵且急進身與之握手埃利倍伯大喜若勿勝其榮者惟安娜茲勿悅不得已乃強興交際及跳舞未經即返既忽男爵進前求與跳舞安娜正色拒之曰儂今以閨女身實難從男爵先生之請幸君恕儂諾時而殊重嚴顧男爵聞語

好白相第十期

勿怒亦勿欲止且復笑容墾之再安娜終不允埃利倍伯勿悅曰男爵既再請愛兒是愛兒烏可執性過甚且得與男爵跳舞亦不辱歿身名安娜覩父怒不得已乃勉從之男爵大喜時衆賓見男爵與天仙女對舞羨慕不已遂大表歡迎狀拍掌擊震屋宇約三分鐘始止移時跳舞畢時已十下埃利倍伯乃偕安娜辭男爵歸及抵家安娜請於父曰彼男爵身價甚高兒係平民實不能仰交之願阿父以後勿命兒與交際蓋兒實勿願也埃利倍伯笑曰斯烏可幸兒勿作如時怨蓋愛兒他日卒福正洪卽欲男爵夫人亦彈指間事安娜聞語既驚且羞遂默然不語埃利倍伯則以爲女懼羞故移時卽趨入內室是後安娜心中轆轤不已蓋頗好事之或有變者當夜卽通宵未寐明日天甫曉埃利倍伯忽忽奔入謂安娜曰余賀我兒蓋余雖致富百萬猶未若兒幸福之大富且貴也語畢作大樂狀安娜駭曰父以何事賀兒埃利倍伯聞語乃徐入坐榻旁之椅上取雪茄且吸且笑曰愛兒汝賀頗慧斯事汝盍試猜之繼曰愛兒汝勿知男爵正遭新喪乎安娜曰否雖然男爵之遭新喪有何關兒之喜事埃利倍伯曰嘻兒尙未知其詳且聞吾語之至此復噴雪茄十餘次始徐曰愛兒汝福誠大汝福誠大蓋愛兒亦知男爵爲人至富有愛情乎且亦擁貲數十萬不意自新喪後忽懶不樂蓋欲續偶無一能當其意者乃昨夜與兒跳舞爰竟半意愛兒今撫心痛惜不可已

好自相十第期

來作介紹。且方語至此安娜而遽變色，全身幾顛，乃不復顧羞，卽詢曰：「父意若何？」正許之否？當時埃利倍伯方以女得爲貴族所欲，樂不可支。故女狀亦未覩及。且答曰：「兒勿慮，余已允之良久。」自後兒卽男爵夫人矣。且語且探囊取金剛石指環一枚示之。曰：「是卽男爵刻使人持贈與兒者。余計之，其價尙植一萬佛郎。」顧斯時之安娜，已如受巨電之感，觸智覺全失。埃利倍伯覩之大駭，急抱之呼曰：「愛兒……愛兒……醒……醒！」安娜始徐覺，顧遽失曰：「阿父乎？」兒實不願聞斯事，兒亦不願。男爵愛兒父今將兒許字男爵兒，實不願。阿父乎？請恕兒罪。兒實已早許身俾贊爾君矣。埃利倍伯始猶以安娜爲病，胸次方驚，及聞斯語，隨怒喝曰：「胡說！」斯事烏可行？且兒勿思俾贊爾係一窮酸學士，何可婿我富家？願兒勿作斯妄想。安娜泣曰：「請父盍兒母歿時語，正許兒有自由權乎？」埃利倍伯亟曰：「胡說！」安娜曰：「父非素愛兒者，何今竟不允兒？」請乎？埃利倍伯引首他顧，若未聞然。安娜因又曰：「阿父乎？」汝決欲將兒許字男爵者，兒惟惟。埃利倍伯亟曰：「惟何？」安娜泣曰：「隨母去耳。」埃利倍伯大怒曰：「汝速勿作妄想，且汝盍思之？」男爵夫人與窮酸士妻固熟，榮貴語畢，憤情下樓去。乃安娜本素受父愛，未遭微責。今覩父責若此，實有甚于撻之鞭之哭聲。益縱埃利倍伯，則背手行與樓下書齋中，長吁不已。自是安娜遂日處愁霧中，終日以淚。

第十期 第一編 好白帽

洗面間向亡母遺照悲呼不已數日後復頻念俾贊爾何猶未至實則此時俾贊爾已早抵巴黎正來訪安娜身奈埃利倍伯以女故已恨之甚故命門者辱之去俾贊爾大駭知必婚事之變繼思安娜爲人決非負情輩可比或者其有他故隨作書詢之而埃利倍伯則自安娜許男爵後即嚴防俾贊爾與女會因禁女出遊且默察其函札是函遂入其手時適男爵來訪覩凶大怒隨責之埃利倍伯急謝過男爵乃與亞司夫設計僞爲安娜書約俾贊爾與會而已則先使人俟其至竇之俾贊爾旣遭辱遂大恨始知事均男爵謀而翌日巴黎某新聞報端且載有（葛勃爾男爵准于九月一日與富女安娜姑娘于陪德街大教堂行結婚禮）俾贊爾愈恨然終無術制之未幾索得一策蓋將斯事詳情盡披之報端且謂男爵倚強人民妻之于是巴黎全城人民大譁男爵大怒越數日俾贊爾竟接男爵函命與伏圖書云

俾贊爾小醜豔美人已全屬本爵汝何不顧羞恥覓若犬之吠吠不已惟今日汝既毀余名譽則可于本月念八夜至巴黎亞斯河旁卡麥靈村二百十四號室決鬥魄如鬼怯則余與三日內當有法制汝死葛勃爾男爵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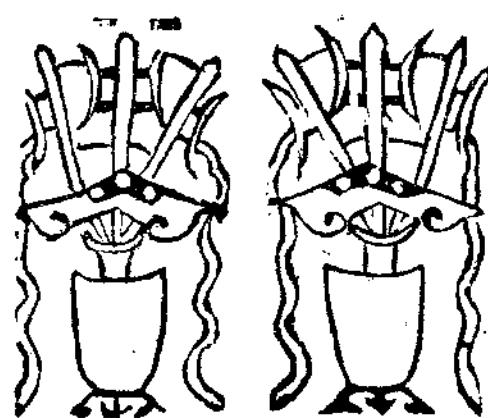
時爲八月念二日俾贊爾讀竟大怒遂決意取之伏圖方念至比勿雷明吉摩底之日拂平日

好白相第十一期

俾贊爾先生汝竟在此勞我盼殺矣俾贊爾覩其人愕曰……噫克羅雷侯爵猶不肯放我等
候爵曰……否……否……否……噫斯何事耶諸君請勿諱第緩讀余下文

期一十·第一相·白·好

黃金美人



三十六

小俠情說 蔚然見五百年風流冤孽（續）（天風）

第十一章 祸根

小五爲著名竊賊，機警自不待言。竟被其覓得，復室所存，即於百寶囊中探鑰啟門，暗中摸索，固得小方式匣一具，試携之，則極輕而易舉者。小五大喜，即思挾之而走。爲時猶不過四更，向盡也。復思此時若即一去不來，恐明日此事一經披露，則見此手段，捕役中必有疑余所爲者。其奈之何？小五於此亦不能不爲之躊躇滿志矣。旋又一轉念間，則以慮不勝慮。所謂木已成舟，亦不遑顧及。將來以余具此好身手，諒無大碍也。因即匆匆以此匣送至船中，將後行衣服換去。時正天色黎明，船家晨興時也。小五恐其見疑，先飾辭告之曰：「余昨晚夜膳後，進城散步，適遇友人牽率往其家作計。籌行采之戲，余固通宵未睡也。」船家亦信以爲真。小五用過早膳，遂即付清船資，檢點各物，畢別過。船家即上岸登程，趕回家中。不意禍不單行，福無雙至。適王寡婦正倚門外望，瞥見小五手挾行李，懷匿小匣，忽忽而來。因即趨前，不待道詞，竟或推或挽，竟至家中。小五至此，已不由自主，一任所爲。

好白相第十

亦既觀止。嗟歎重拾其樂無涯。王寡婦則備道相思之苦。且責小五之薄。佯故向其聒絮不已。小五乃深自引咎。慰藉至再。久之。小五乃出匣啓視。則固悉爲金玉珠寶。貴重之飾物。晶瑩爛者。知其爲珠玉也。光怪陸離者。各色寶石也。輝煌燦者。黃金也。小五自是內家。見多識廣。略計之。爲數當值鉅萬也。乃先檢取金葉數兩。及珠玉寶石各數事。分贈王寡婦。聊伸負荆之意。外此匣。卽寄存伊處。不知此時之王寡婦。已是目眩神迷。但覺五光十色。悉爲生平罕見之物。且見小五竟將此匣存放於此。不禁嘻口作鷗鵝笑。口雖不言。竊意他時必悉爲已之囊中物。而向之薄怒含嗔者。一變而爲纏綿悱惻矣。即將小五頃間見賤各物。悉數收貯。備致謝意。乃堅留小五午餚。遂治肴沽酒。更形親熱。小五是晚遂舊夢重圓矣。而小五得意忘形。竟將上項事除去。周伯舒酒後放言。指使一卽外均備細告知。王寡婦以致一言之失。卽兆他日殺身之禍。可不慎哉。

第十二章 告發

當小五珂里過歸之際。正陳宅被竊發覺之時。當卽開具失單。呈請蘇府勘驗。并追究失物。蘇府乃檄長洲縣帶同捕役。卽刻前往踏勘。詳細查察一週。杳無痕迹。可疑之處。門戶。且均未開。縣令正在疑惑。見跟來之公役。帶領二人。據云有話面稟。此兩人卽上前申訴。曰小人等爲此間司閭之人。

期十第梢自好

卽以昨夜所遇之事從頭至尾詳述一遍惟將私得之賄則秘而不宣縣令問之曰然則汝等當時何不立刻呈報汝家主人二人乃誑言曰小人等本應報告祇因此人來時手挾利刃謂如敢聲張卽了小人等生命及今事後思之猶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慄也因此祇得緘默不宣縣令聞言不禁勃然大怒曰汝等食人之祿乃竟不思報人之恩而盡自己之職守抑何忍心害理一至於此然則若使遇有盜劫或火警等事汝等其能默爾而息乎二人被縣令一番責備自是的確不易實是當時自負其利所致不禁惕然惟有自認不是諾諾連聲而退忽又有老捕役某趨告縣令曰據小人看來此人具有飛簷走壁之能恐係嘉興顧小五若在他人未聞有此能力也縣令聞之忽忽返屢備具移文立卽專差遞送嘉興縣某令接文後亦向慕小五名且知其居處鄉僻乃除邊選捕役分頭密拿外且令人分赴各鄉村市集張貼賞格而此時之小五又爲情魔所縛屢歎良宵之苦短恨好事之多磨流連忘返者幾旬日矣一日晨起小五早鑄甫畢忽聞叩門聲甚厲王寡婦卽令其女拔關出視則見來者爲小五之店夥神色驚惶而如土色絕不作聲逕勿入內室小五驟見其情狀正不識所因何事急詢之則曰蘇州事發矣頃間已有差捕多人來店騷擾並出示公文要拘主人前已遍貼賞格分派多人此間亦早已貼有此項文告特以未有人來追訊故亦未便遽告

驀然見五百年風流冤孽

四十

主人致勞焦悶。但今者實逼處此。若再隱忍不言。則明日將來查鈔。並封閉庄門矣。

第十三章 投案

小五者固已犯案。纍纍之劇賊也。持以未嘗爲行兇殺人。或恃強採花等事。直視囹圄如坦途而略無畏懼。凡在旁觀者。均代爲着急。爲之擔憂。卽王寡婦心雖狠毒。然現在則已與小五重修舊好。且知小五此番所獲不貲。能長相莫逆。則此項寶物。安知不盡爲余夾袋中物耶。故聞此店夥之言。不禁亦代小五焦慮萬狀。豈知小五意殊不然。乃謂店夥曰。汝且先回。余今晚必回店。明日余且將自行投案。否則吾恐差捕亦不足。飽老拳一揮。以余視之。此特細事耳。何畏之有。店夥爲之嗒然喪氣。而返。而斯時王寡婦已備聞兩人之言。不禁又生貪得無厭之思。故意試探小五。然則君於此匣中之物。將作何處。詎耶。小五已微窺其意。略不置答。久之始託詞答之曰。余若了此案。別來無恙。則將來自頭。借老撏卽以此爲娛老之資。余金卽汝金也。余物卽汝物也。此乃小五因王寡婦設心不良。故以此言答之。其實小五已微嫌王寡婦之慾壑難填。居心叵測。前夜枕上之言爲不自秘。更不應將全贓寄頓於此。而王寡婦情急萬分。乃更極盡媚態。乞憐。小五要其卽以此匣見贈。小五則堅持不允。且謂汝。視余此去爲不能生還耶。汝固尙非知余者。余若明日投案。論罪當不。

好白相第十期

不至正法。若徒若流余固有解脫之策。極而至於絞決則余亦有運氣鼓腹法。但令此氣不洩依然得慶生還也。故此項寶物余卽不以轉贈他人。余亦可以自備不時之需也。王寡婦驟聞是言。始而好然繼而暗思。小五言雖如是以余狐媚手段之活潑遲早必在余之掌握中。今固無事頭取也。遂亦不再強求。小五延至傍晚乃向王寡婦取出此匣誑之曰明日余將自行投案。須於此中取出若干備作衙門使費。因卽將匣打開。約值錢千貫之物。匿於懷中。不令彼婦屬目。旋卽匆匆趕回。舖中乃謂店夥曰。余准明日進城。如能依然無恙。仍返故居也。則不必談。否則萬一不幸。則望看視平日之情。且言且於懷中取出頃間所匿之物。若干件。除留出數事備作自用外。餘均交與該縣。爲其薄。真喪葬之贊。尙有所餘。則悉以奉贈。聊酬足下十餘年來服務勤懇之意。汝其毋辭。諱囑既畢。小五略用夜膳。卽睡。至次日乃竟赴縣投到矣。

第十四章 結局

次日晌午。顧小五已匍匐公堂矣。縣令乃高坐堂上。令人望而生畏。幸而小五司空見慣。故不致驚惶失措。蓋小五固自知所犯之案論罪不至於死。此外則無論問成何等罪名。若何處置。余自有解脫之法。昨夜已與王寡婦言之矣。是以堂上凡有所問。關及於陳宅一案者。均直認不諱。且卽迴避。

慕然見五百年風流冤孽

四十二

當堂畫供以免徒受種種刑虐多吃痛苦。意南面者已受陳建業之多金運動且徇其請鍛鍊周內而欲以小五論絞矣。此殆賈誼傳所云貪夫徇財者歟。小五旋由獄卒帶去收牢幸恃有孔方家兄之力尙不致十分吃苦。惟監視極嚴而小五則處之泰然絕無絲毫恐懼焦灼之態。此亦由於自信太深之故也。不意蜂蠻垂芒其毒在後。王寡婦自經小五拒絕所求後心猶未死時思所以中傷之策探知次日小五固已投案乃覓亦僱舟追蹤前往忍心害理必欲致其死命以冀達其卽得此匣之目的。嗚呼翻手爲割覆爲肉黃金不多交不深斯言也實不啻爲狠心辣手之淫賤婦人寫照矣。當其趕到縣署時小五已拘入獄中乃竟擊鼓聲冤謂小五爲其再醮夫被其騙去首飾等物數值鉅萬近因另姘他婦將其棄置不顧因是心有難甘欲求堂上爲之伸冤當由值班差役拘上公堂。縣令旋卽升座王寡婦遂將以上之言又重述一過縣令乃謂願小五已定絞罪一俟詳文轉後立刻處決至汝之飾物則恐難追還矣。王寡婦又告曰然則小五得不死矣。曰何以言之。曰因小婦人固曾聞其親述謂其有運氣勝法如氣鼓不外洩其卽決無死理而能破棺而出也。曰然則奈何。時有老刑吏某曰屆時自有處法臨時當再相告遂令王婦退出不數日而小五之死期至矣。縣令乃親臨監絞果見小五臨刑時肚腹忽漸膨脹老刑吏卽附耳低語縣令忽走近小五身前遂用靴

好白相第十一

足向腹上力踢之。但聞噭然一聲，下氣已洩，腹即平復，如常而小。五竟從此逝矣。著者屬稿既竟，竊有一言，欲爲閱者諸君告者：此事爲昔年鄉先達某公所述，言之津津爲詳。蓋有鑒夫。此風燙薄道德論亡一般，浮蕩少年性靈汨沒沉溺於此者，甚至喪身破產，猶不自至悔。因慨可言之，欲以貢獻于社會，庶幾言者無罪，聞者足補苦心孤詣，自不可沒惜乎？著者謾陋，未能曲達其意，重負某公耳。

(天風自識)

報十、第相白好

赫然見五百年風流冤孽



四十四

小愛
說情

有情人都成眷屬

(瘦竹)

好白相期

貞悌閱竟納之緊身袋中踞坐安樂椅默自思曰伴竹君匆匆登程來函又如是括淡含糊安知非別果則負照悌時適並坐展閱畫報薦見其姊自語喃喃詫問曰姊口何呶呶不體爲貞悌難以答給之曰姊正背誦樂譜也照悌曰房中空氣悶寒遠不如弄首之豪暢姊其偕妹行貞悌曰妹亦知心靜自然涼乎妹且靜坐毋煩慢照悌撒嬌不已貞悌以愛妹故挈之出照悌一若困鳥脫籠雀躍躍不置貞悌則孤影隻形淒涼殊甚忽聞問訊聲曰請女十指示居此者有無伴竹其人貞悌如被當頭棒喝視之則一西裝少年笑容可掬漫應之曰固有其人現已之蘇省親返時當在次月少年曰女士其與伴竹具有深交乎否則何以知之詳貞悌深怒其言之冒昧悄然曰近鄰也少年驟聞伴竹亡在似遁中下懷戀戀不去頻斜睨貞悌悄語曰訪友不及而遇佳人幸哉斯會殆三生石上之有名歟又低吟俚句曰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貞悌以語含戲意遽懷然歸妹入

少年非惟無怒意愛慕益甚與是假候伴竹一日數至間道貞悌踴躍不忍去備獻殷勤其如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何貞悌惟嗤之以鼻走避之少年跡其後曰女士其信伴竹果往蘇省親耶貞悌駐足曰確甚少年爲之抱屈曰女士蒙其欺矣僕艸角與交深悉其佛口蛇心性尤喜新鮮舊婦女爲其所誘汚而若敝屣者屈指難數此去蓋伴其新歡作雙飛樂耳其心坦何若是可見一斑女士奚復愛戀爲語有之貞節女最怕浪漢子女女士幸勿蹈此轍貞悌偏首撫印置之弗聞少年又曰非僕自舉實一情種迥異彼浪子野心者流女士盡……貞悌勃然作色中叱之曰惡是何言歟汝信口雌黃復背道人短口出污言無耻孰甚吾羞見汝矣言訖弗顧而入少年怡然自若絕無憤羞成怒神移半晌曰吾五體爲之投地矣何物伴竹天賦艷福令人羨煞姑將旋噓啞而去三貞悌歸而默忖伴竹君擇交夙懷何友之狃徒驟爾悟曰渠必久覬吾貌乘伴竹君去蘇之隙詭爲素友獻媚于吾並施其間人伎倆痴子真妄想矣雖然吾亦難辭其咎脫吾足弗出戶渠何從遇吾而進其讐詞哉用是立意杜門坐候伴竹吟詩詠歌以自遣余母時日終日蟄居深閨如有損夫衛先生何貞悌喟然曰不然一身獨立階庭行人以爲野花閒草妄思攀折兒豈甘受狎視者耶與其出而受辱毋甯居家爲得余母明悉其爲謾語顧亦竊喜女之知禮焉

好 相 白 第 十 期

天各一方。雲山隔阻。朝聞鶯噪。夕卜燈花。貞慄懷憂。澀深容恐。伴竹臥病。客艤也。皇甫采穿在健人規。則將灰其心。淡其愛。而貞慄乃心。益切愛益。熾持亦不免。暗恨伴竹。何筆帽之甚耳。望夕郵者。齋蘇州。快信至。貞慄驚喜。參半急剖。而謠之書作懲賦語曰。

小離頃月闊。別似年。起居相思夢魂。繁念蓋所謂身在蘇而心在姊也。身心異處。精神之苦爲何如哉。愛姊無恙。差堪慰我旅艤。生不羈。誰願寄人籬下。轉以命自尊長。不能遠耳。談文會武。無握手之暇。阻天隔地。疏款曲之音。時勞錦注。負罪實深。雖然愛金者。其忍加以青責乎。茲奉天綸旨。准附明晨早車返歸。期在即故人。如昨屆時。當促膝作終日話。以抒精憮也。

承愛
伴竹鞠躬

貞慄如獲至寶。馳告其母。母亦歡然。夫光陰迅倏。自作竹鄰。溷蹕。經常。每日長有二十四小時之久。而夜漏遲。又永年時矣。貞慄轉不能成寐。至鐘鳴二下。始沉沉睡去。乍入昏唐。斗聞鳴聲。自遠而近。驚覺而起。以爲雞啼。天曉矣。詎爲鄰竊守夜之犬吠。時則倚未四時也。推窗望天。叢橫計轉殘月。黃昏萬籟都寂。惟聞鄰家犬吠聲。時隱時現。乃燃燈取書。凭窗而讀。良久。東方星魚肚色。道上行人。不。丁。儒。婦。起。身。睡。眼。朦。朧。懶。腰。頻。伸。執。箕。帚。至。貞。慄。房。洒。掃。陡。見。貞。慄。正。襟。危。坐。語。曰。小。姐。今。晨。

何○起身○之○早○有○逾○常○日○得○母○通○宵○未○睡○耶○貞○悌○答○以○早○起○呼○吸○空○氣○母○與○時○或○以○貞○悌○早○起○白○之○余○母○晒○領○之○梳○洗○既○畢○貞○悌○輒○辭○母○往○迎○伴○竹○去○

時○尚○早○而○車○站○已○擠○滿○乘○客○貞○悌○端○立○左○側○目○望○軌○道○不○少○瞬○眞○以○天○女○誘○降○人○間○視○線○因○繞○圍○之○耳○語○噴○噴○曰○不○識○誰○家○女○公○子○乃○具○此○絕○色○俟○坐○車○歟○盼○情○郎○歟○羣○議○百○喙○莫○衷○一○是○亡○何○回○聲○高○揚○車○抵○站○而○止○下○車○者○接○客○者○擁○擠○月○台○貞○悌○歛○神○四○矚○初○無○伴○竹○影○憂○形○興○色○日○意○者○其○突○有○他○故○不○及○此○次○車○耶○瞥○見○頭○等○車○門○啓○伴○竹○挈○皮○包○招○手○曰○貞○悌○余○在○此○貞○悌○歡○呼○一○聲○春○生○杏○壓○笑○上○梨○渴○卽○已○亦○不○悟○何○以○歡○悅○若○是○伴○竹○挽○其○手○而○下○一○腔○情○話○瀟○灑○暢○所○欲○言○不○謂○久○別○乍○見○轉○弗○知○以○何○語○爲○始○惟○以○四○目○傳○神○瀟○懷○心○腹○話○盡○在○不○言○中○此○之○謂○乎○

移○時○貞○悌○如○夢○初○覺○曰○若○未○午○餐○耶○可○至○吾○家○用○餧○既○至○家○子○文○倒○屣○出○迎○曰○伴○竹○君○違○久○矣○君○首○途○之○日○予○適○依○羈○他○往○致○失○蹤○別○良○用○歉○然○君○去○已○匝○月○魚○雁○沉○杳○渴○想○奚○如○今○則○平○安○依○然○曷○勝○欣○慰○伴○竹○路○與○週○全○進○謁○余○母○余○母○備○極○歡○迎○路○詢○旅○蘇○近○況○輒○命○設○洗○塵○席○伴○竹○謝○之○出○遇○照○悌○照○悌○緊○樓○伴○竹○以○表○示○其○歡○迎○曰○大○哥○儂○甚○念○汝○阿○哥○自○大○哥○去○復○嚴○戒○儂○出○謂○大○哥○亡○在○人○將○悔○儂○疇○爲○儂○助○儂○與○是○度○日○如○年○大○哥○既○來○則○儂○又○可○出○而○寢○教○所○何○無○聖○寺○有○真○本○原○

好 相 白 第 十 期

曰妹盍與歸阿姊者。伴汝出阿姊亦可助汝也。照悌搖首曰阿姊終日蹙眉不展。如重有憂者。然偶間懇之求之。輒爲遁辭所止。儂知阿姊有弗能伴儂出之衷曲也。乃姑爲之忍。伴竹隨去購自立妙觀之諸般玩物。以燈照悌。照悌大悅。稱謝不置。須而飯罷。子文以要事外出。囑伴竹候其返。

時伴竹傍貞悌坐。擁膝悌與懷貞悌笑曰君之心腸殆爲鐵石所製者不然何忍之甚。若一去匝月。郵來僅二函語多含糊。通信處又秘不見示。君以何物方吾哉。君真薄。言至此。備首默然。玉容寂寞。眉黛含愁。大有淒涼之態。伴竹好生憐惜。着意溫存之貞悌。釋然各訴別後事。言及彼少年貞悌。聲流所遇。并囑伴竹。絕之照悌試效彼少年之盾湊目。迎醜龍百出。令人軒渠。伴竹愕曰余固廣才。顧如姊言之。少年則裏昧平生。不之識。耽芻意測之。殆陽爲余友。陰則別有所圖耳。姊既慧中秀外。曷勿以甘言餌之。以待余歸。貞悌忿然曰君言誤矣。吾豈妓女比。苟爲老母所聞。將重責不貸也。伴竹起謝失言。照悌心誌玩物與醉阿姊攜入母房。逐一細玩之。伴竹四顧無人。暗詢貞悌。曰令妹云。姊自余去後。終日無歡容。確歎貞悌點其首。伴竹曰余今返矣。姊覺奚若。貞悌殊甚愉快。不復前日之鬱鬱無歡。伴竹進一步曰。奇矣哉。余去。自鬱鬱不樂。余來也。欣喜莫明。職何故耶。貞悌礙口。難答。憨笑對之。伴竹忽支離其詞。曰彼少年所進之謔。姊信之乎。貞悌曰否。否。吾信君決非若輩。

比。伴竹。大。爲。感。觸。輕。接。其。指。曰。姊。洵。余。之。知。心。人。也。假。如。余。果。若。彼。少。年。所。言。姊。將。何。以。處。余。貞。姊。曰。是。非。吾。可。干。預。者。若。清。夜。捫。心。言。時。子。文。歸。曰。伴。竹。君。留。蘇。既。久。必。有。遊。賦。筆。記。見。示。伴。竹。曰。余。此。行。思。未。及。此。卽。暮。時。散。步。亦。無。事。填。記。子。文。曰。然。則。君。作。何。消。遣。伴。竹。曰。間。邀。數。友。會。文。試。武。否。則。兩。餐。黃。米。飯。一。枕。黑。甜。鄉。清。閒。殊。甚。貞。悌。僥。之。曰。既。然。君。奈。何。無。握。之。取。伴。竹。囁。嚅。不。能。對。而。以。他。語。唐。塞。之。

花。草。韶。華。駒。光。汎。逝。金。風。送。爽。羅。衣。生。涼。伴。竹。母。酷。愛。西湖。風。景。不。忍。憇。然。去。之。故。猶。未。返。中。繼。又。梧。桐。葉。落。時。值。孟。冬。人。咸。加。禦。寒。衣。服。自。綴。結。械。線。衫。以。贈。伴。竹。伴。竹。受。之。竊。自。喜。由。此。其。求。婚。時。矣。奇。中。人。聲。陸。起。嘈。雜。不。辨。啓。窗。視。之。萬。頭。蠻。動。焦。不。之。昧。撲。鼻。蓋。貞。悌。家。失。慎。也。急。下。趨。入。人。叢。余。母。薄。祆。留。柯。懷。抱。照。傍。子。文。短。衣。赤。足。臨。風。撕。頭。灰。已。其。面。仰。視。樓。窗。喉。啞。不。成。聲。伴。竹。大。驚。擊。其。肩。曰。貞。悌。何。在。子。文。呆。木。數。抄。鐘。始。斷。語。曰。尚。在。樓。中。梯。已。折。君。其。有。以。救。之。手。伴。竹。聞。言。肢。體。冷。而。抖。肺。葉。砰。訇。作。嚮。心。跳。迷。率。驟。增。數。倍。方。欲。以。石。擲。擊。樓。窗。硼。然。闢。貞。悌。探。首。出。余。母。心。如。焚。如。絞。高。懸。質。格。曰。能。救。女。下。者。重。萬。金。貞。悌。已。見。伴。竹。不。靈。已。待。護。身。符。懲。聲。曰。伴。竹。君。救。吾。伴。竹。君。救。吾。伴。竹。整。袍。掀。衣。一。躍。入。窗。擁。之。急。上。登。第。青。志。等。力。飛。手。目。口。

好白相第一十期

如。秋。葉。墜。地。寂。然。無。聲。血。和。氣。平。絕。無。喘。息。之。狀。第。驚。恐。之。色。微。有。所。呈。耳。余。出。長。嘆。曰。女。也。得。求。此。屋。卽。爲。礮。場。吾。無。憾。矣。貞。悌。猶。覆。伴。竹。懷。中。駭。極。而。震。伴。竹。蔽。之。以。袍。緊。掩。之。

維。時。巡。捕。詣。伴。竹。家。入。門。房。電。話。救。火。隊。旋。鈴。聲。叮。噹。救。火。車。畢。至。余。母。等。殉。伴。竹。之。請。同。至。其。家。圍。爐。解。寒。伴。竹。解。袍。以。裏。貞。悌。取。褶。界。子。文。又。出。母。之。皮。袄。呈。余。母。曰。請。置。披。之。貞。悌。曰。伴。竹。君。宜。速。加。衣。緊。防。中。寒。伴。竹。曰。無。妨。余。固。習。於。此。言。幸。已。澆。熄。僅。燒。折。扶。梯。及。樓。房。板。壁。餘。無。所。損。帳。帷。則。俱。爲。浸。濕。余。母。等。至。是。無。家。可。歸。伴。竹。下。榻。留。客。并。遣。僕。人。運。取。未。毀。諸。物。後。等。相。檢。究。起。火。之。源。車。夫。阿。三。曰。小。人。萬。死。疊。晚。於。梯。下。吸。捲。烟。誤。擲。火。柴。於。煤。油。箱。中。火。猝。然。衝。出。延。及。扶。梯。小。人。急。以。水。潑。之。詎。已。妄。效。幾。釀。大。禍。言。次。不。勝。惶。恐。余。母。靄。顏。曰。出。於。無。心。匪。汝。之。過。此。後。則。務。加。謹。慎。車。夫。諾。諾。而。退。余。母。戲。謂。伴。竹。曰。吾。嘗。懸。萬。金。賞。格。若。應。得。之。伴。竹。亦。戲。答。之。白。萬。金。不。敢。受。千。金。足。矣。言。時。瞟。目。視。貞。悌。貞。悌。狀。殊。不。安。臉。暈。朝。霞。蓮。鈎。得。得。踢。地。嗜。恨。個。郎。口。齒。何。其。伶。利。子。是。同。居。一。室。伴。竹。備。極。居。停。之。誼。欢。金。鑿。玉。如。奉。上。賓。

未完

好白相第九期校勘表

校勘表

五十一

好	白	相	第	十	期	數	頁	行	字
一	二	二	二	一	七	三	三	行	斜誤料
二	二	五	六	二	二	二	二	字	烏誤鳥
三	三	七	一	三	七	三	三	字	妹誤妹
四	四	十一	二	四	九	三	三	字	縛誤縛
五	四	二	二	五	八	七	三	字	失誤身
六	四	二	一	六	六	二	二	字	阿誤何
七	四	二	一	七	六	一	一	字	含誤舍
八	四	二	二	八	四	四	四	字	目誤自
九	四	二十	二	九	四	四	四	字	絕誤範
五	五	八	二	五	五	五	五	字	覺字下誤落悲字
五	五	二	四	五	五	五	五	字	一字下誤落若字
七	二	四	念字誤加	七	二	五	五	字	聽誤聽